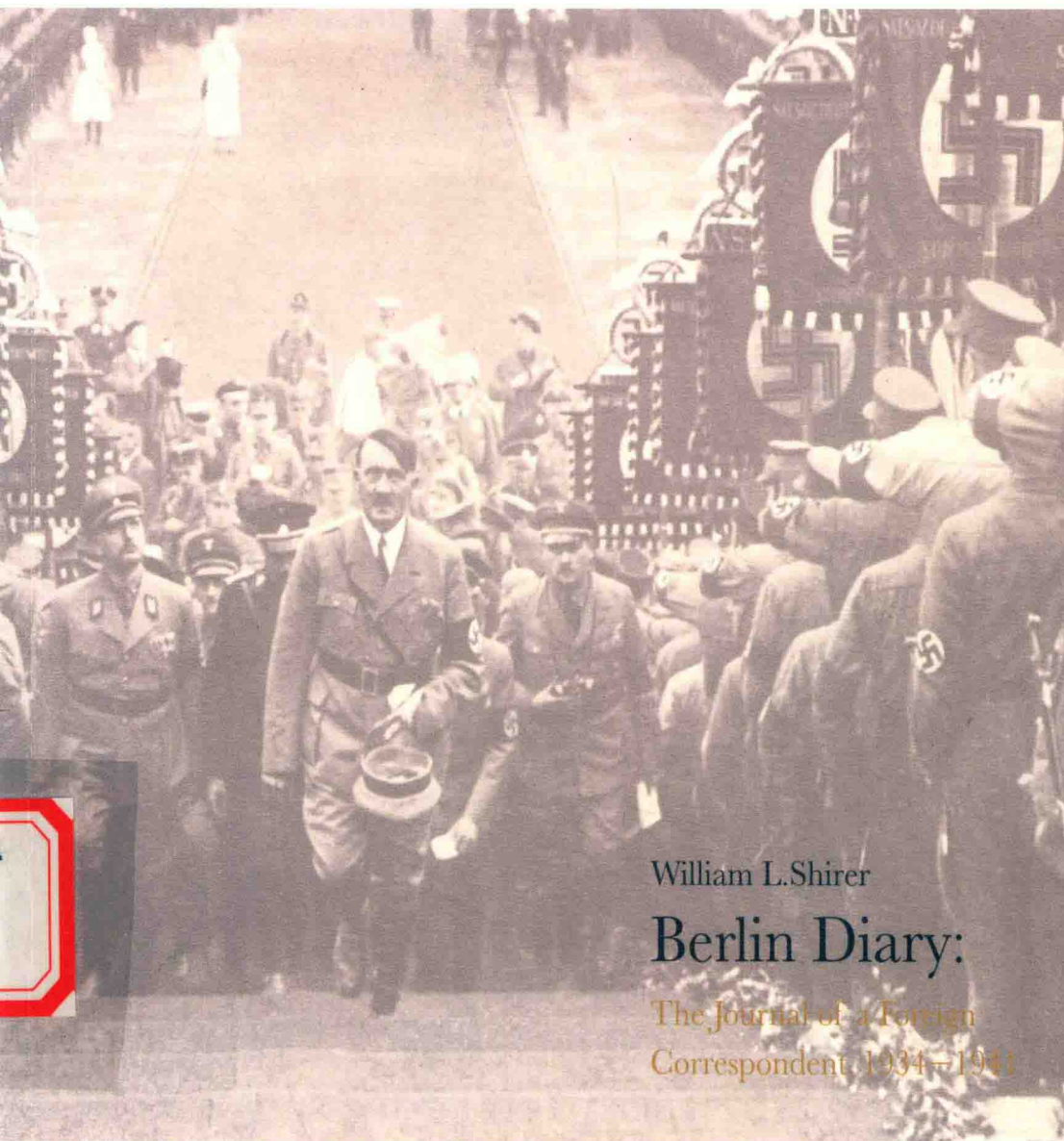


柏林日记

二战驻德记者见闻（1934—1941）

[美] 威廉·L·夏伊勒 著 张若涵 译



William L. Shirer

Berlin Diary:

The Journal of a Foreign
Correspondent 1934—1941



柏林日记

二战驻德记者见闻（1934—1941）

[美] 威廉·L·夏伊勒 著 张若涵 译

William L. Shirer

Berlin Diary:

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14-40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柏林日记: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(1934-1941) / (美)威廉·L.夏伊勒著; 张若涵译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063-7874-1

I. ①柏… II. ①夏… ②张… III.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-史料 IV. ①K5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9738号

BERLIN DIARY: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
1934-1941 by WILLIAM L. SHIRER

Copyright © 1941, RENEWED 1968 BY WILLIAM L. SHIRER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7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柏林日记: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(1934-1941)

作者: (美)威廉·L.夏伊勒

译者: 张若涵

责任编辑: 赵超

装帧设计: 吴元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430千

印 张: 24.25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74-1

定 价: 5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威廉·夏伊勒一生横跨 20 世纪的大半时间。1904 年，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，将近 90 岁时在波士顿去世。他曾亲眼目睹本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。

“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自己都感到惊讶。”英格·夏伊勒·迪安在为《这里是柏林》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。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，正是《柏林日记》所涉及的那一时期。她继续写道：

他来自衣阿华州一个宁静的小镇，在现代史上最动荡的 20 年中，喀布尔、乌尔、巴比伦、德里、巴黎、维也纳、柏林……这些城市接连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。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。他给我们讲故事，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、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、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……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，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，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已逝去有一代人的时间。

实际上，如果说（正如夏伊勒常说的），有幸在合适的时间位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，那么命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他再垂青不过了。^①在这 10 年开始时，夏伊勒担任驻印记者，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；在这 10 年结束时，他又在柏林对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·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。

《柏林日记》始于 1934 年，当时夏伊勒作为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驻欧记者待在巴黎。1935 年，他前往柏林从事新工作，隶属于威廉·兰道夫·赫斯特的环球新闻服务社。他担任这个职务，一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该机构。随后，夏伊勒又被爱德

^① 针对夏伊勒 20 世纪 30 年代回忆录的出版，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·钱斯勒在《纽约时报书评》（1984 年）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过分析：“夏伊勒先生谦称只是由于‘运气’，他才有幸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恰好待在欧洲。不过，新闻界有句老话：有懒惰的记者，也有幸运的记者，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。夏伊勒先生对自己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当之无愧。”

华·莫罗聘用，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。莫罗—夏伊勒的合作关系，以及现已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陆的战时广播，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。

“这本日记的主题，”夏伊勒告诉我们，“……除个别情况外，并非是其主人。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，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的道路狂奔。”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，《柏林日记》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，理所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。1941年7月出版后，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；到8月份，已经印刷了35万本。直到珍珠港遭袭后，《柏林日记》仍然高居畅销书榜首。

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，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12月定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，《柏林日记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。夏伊勒这本书一开始便扣人心弦，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，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，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，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步步逼近，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。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，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、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，直到其最终成为历史。例如，夏伊勒对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帝国议会演说的描述：

整个演说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，似乎希特勒也被自己打造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，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。不知何故，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，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，其实那次会议的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。乔丹一定也有同感。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，他嘀咕道：“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。”实际上的确如此。

作者客观地预言道：“明天，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参战，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”

夏伊勒在柏林又待了15个月，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。在葡萄牙登上“埃克斯坎宾号”轮船后，他写道：

一轮圆月悬挂在特茹河上，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烁闪烁，轮船则静静地划向大海。已有多长时间？除里斯本以外，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。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。在这里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。但是下周、下个月、两个月后又如何呢？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？

在60年后再读这段话，需要片刻思索，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。我们突然间理解了，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，但绝非浮夸之词：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，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，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他合上了自己的《柏林日记》，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，历史渐渐远去，等待人们去书写。

小詹姆斯·麦斯提赫

2004年10月

前言

大多数日记可能都不是为出版而写作。它们不会考虑读者的眼光。它们是个人的、私密的、可信的，是作者的一部分，最好远离粗鲁的外部世界。

这本日记并不想伪装成上述那种类型。可以肯定，它是为我个人喜好和心灵平静而作的记录，但是完全坦率地讲，也曾想着某一天其中大部分内容可能会出版，如果有出版商愿意将其付梓的话。显而易见，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，对于公众或其中某类群体存在什么重要价值。我这样想的唯一理由就是，由于机遇和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，使我得以有绝好的机会，可以对欧洲事务进行逐日的、现场的记录。当时，这个欧洲已经处于痛苦之中，并将在未来岁月中一步步地、无可挽回地滑向战争和自我毁灭的深渊。

因此，这本日记的主题，除个别情况外，并非是其主人，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，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的大道狂奔。欧洲大陆动荡的主要原因，是由于一个国家和一个人。那个国家即德国，那个人即阿道夫·希特勒。我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在那个国家及那个人附近度过。正是在这一有利位置，我看着欧洲民主国家摇摇欲坠，直至最后崩溃。她们的自信心、判断力和意志力逐渐瘫痪，由一个阵地撤退到另一个阵地，直到全面失败，只有英国除外。在那个极权主义堡垒中，我可以观察到希特勒是如何以一种玩世不恭、粗鲁野蛮、坚定果敢的风格行动。他头脑清醒，目标宏大，可以说欧洲自拿破仑以来就未曾见过。他由胜利走向胜利，统一并重新武装了德国，粉碎并兼并了周边邻国，直到第三帝国成为大陆的军事统治者，大量不幸的人民成为他的奴隶。

我对这些事件作了逐日的记录。不幸的是，一些原始记录已经丢失，有些则被我烧毁，以免其和我本人都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；有些事我不敢写下来，试图记在脑海里，以便日后安全时再作记录。但是，大部分记录 and 所有广播稿都被我偷运了出来。在可能存在错误之处，我引用了自己写的电讯稿和广播稿作为补充。有少数几处地方，我不得不根据记忆重新回顾当天的事件，尽管很清楚这种方法的缺陷和保持绝对诚实的必要。

另外，德国国内一些人或有德国亲戚者的姓名，或被隐去或用与其真名无关的字母代替。盖世太保将不会发现任何线索。

查帕奎阿，纽约

1941年4月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 战争前奏 / 1

第二部分 战争 / 127

译后记 / 377

• 第一部分

战争前奏

洛雷特·德·马尔，西班牙，1934年1月11日

我们的钱用完了，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。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此事。来了一封电报。一个工作机会。《先驱报》驻巴黎分社提供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。但在能使自己处境好转前，倒是可以解决眼下危机。

于是，就结束了我们曾经历过的，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。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，是我们的“安息年”，我们住在西班牙小渔村，幻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，独立于事件、人群、老板、出版商、编辑、亲戚和朋友。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。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，但如果不是积攒的1000美元突然贬值为600美元的话，我们还可能再待些时候，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我觉得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。1930年到1931年，我在印度、阿富汗工作，因疟疾和痢疾大伤元气，现在才得以康复。1932年春天，我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出了事故。当时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，幸运的是最终只瞎了一只眼。

刚刚过去的1933年，可能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转折性的一年，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。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味道。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。在维也纳的记者朋友报道说，法西斯势力正向奥地利迅速蔓延，其形式是柏林的，但有当地宗教色彩。在西班牙这里，革命正在变味。右派政府的希尔·罗夫莱斯和亚历山大·勒鲁瓦似乎倾向于恢复王权，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。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。1925年，我在21岁时首次去巴黎，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，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。对此我不抱丝毫幻想。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，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，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。

我们是在由巴塞罗那出发沿着海岸远足时，偶然地发现了洛雷特·德·马尔。它离铁路约5英里，在比利牛斯山脚下，位于广阔的沙滩上，几乎像月球一样荒凉。苔斯立刻便喜欢上了它，我也是一样。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所配家具的房子，有3层楼，10个房间，两个浴室，中央供暖。当房主说每月租金15美元后，我们预付了一年房租。我们的开销，包括房租在内，平均每月60美元。

在过去12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？并不很多。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。我们每天游泳4、5次，从4月可以游到圣诞节。我们去延伸到村庄和海边的比利牛斯山麓远足，途经无数橄榄林、栓皮栎林和白色农舍，往往流连至次日方才返回。每次爬山，我们都爬到山顶，那里春末秋初皆白雪皑皑。我们还读书。当每晚都要

用电报发稿，而且不停地从巴黎到伦敦再到德里时，我几乎没时间阅读。我自己的书单包括：一些历史书、一些哲学书以及斯本格勒的《西方的衰落》、托洛茨基的《俄国革命史》，还有《战争与和平》以及一战后最有创意的法国小说家塞林纳的《茫茫黑夜漫游》。另外，还有威尔斯、萧伯纳、埃利斯、比尔德、海明威、多斯·帕索斯和德莱塞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。有几位朋友来访并小住，包括杰伊·艾伦斯、罗素、帕特·斯特劳斯，以及路易斯·昆塔内拉。后者是一位极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画家，也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。安德雷斯·塞戈维亚则与我们比邻而居，晚上常常过来聊天，或是拿着吉它弹奏巴赫或阿尔贝尼茨的作品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们有时间相互了解，游荡玩耍，畅饮美酒，享受美食，下午去看斗牛，晚上去巴塞罗那逛华丽俗气的唐人街；有时间去感受色彩，群山的橄榄绿，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蓝色，以及马德里那令人惊奇的、凄凉的、灰白色的天空；有时间去了解西班牙的农民、工人和渔民，他们极为自尊、富有勇气且诚实正直，尽管过着悲惨的、半饥饿的生活；有时间去普拉多博物馆和托莱多城欣赏格列柯的作品，其形式和色彩的包罗万象使我们为之折服，在意大利曾看过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，甚至包括达·芬奇、拉斐尔、提香和波提切利在内，与其相比都显得苍白、贫血。

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年。

巴黎，2月7日

昨晚的疲劳使我现在还有些头晕。昨天下午5点，我正在《先驱报》分社转着大拇指，琢磨着是否该去议会。据说，新总理爱德华多·达拉第要宣读部长名单。但此时我们又得到一条消息，说在协和广场将会有麻烦。我叫了辆出租车，赶到那里看个究竟。我没有发现任何麻烦。保皇派的国王骑士团、议员皮埃尔·泰廷格勒的青年爱国者、香水商弗朗索瓦·科蒂的法兰西团结等右翼暴徒曾试图闯入议会，但已被警察驱散。协和广场一切正常。我打电话给《先驱报》，但是埃里克·霍金斯建议我在附近随便吃点东西，过一会儿再看看情况。大约晚上7点，我回到协和广场。很明显正在酝酿着什么。骑马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正在清理广场。广场中央方尖碑附近，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燃烧。我设法穿过挥舞着马刀的机动保安队，来到杜伊勒里宫那一侧。在大台阶上聚集着数千名群众，跟他们混在一起后，我才发现

他们并非法西斯分子，而是共产党人。当警察试图驱赶时，他们便砸下雨点般的石块、砖头。在由广场通往议会的塞纳河桥上，我发现队形密集的机动保安队正紧张地摆弄着步枪，还有普通警察和一支消防队作后援。几小群人试图由卢浮宫方向的码头向这座桥梁挺进，但被两只消防水龙驱散。晚8点左右，约2000名全国军人联合会^①的老兵们列队进入广场，他们是从圆形广场沿爱丽舍大街走来。在密林般的三色旗引导下，他们秩序良好地进入广场。他们在桥前停下，其领导开始与警官谈判。我走到克里龙宫，爬上可以俯瞰广场的三楼阳台。广场上挤满了人。第一声枪响我们并没有听见。只是当20英尺外站着的一名妇女突然瘫倒在地，前额赫然一个弹洞，才使我们意识到开枪了。她就站在美联社记者梅尔文·怀特莱特旁边。现在我们可以听见枪声，来自大桥方向及塞纳河对岸。他们似乎使用了自动步枪，暴民们则冲进广场。不久，广场上便到处是一堆堆熊熊烈火。在左边，浓烟开始由海军部大楼冒出。消防水龙此时派上了用场，但附近的暴民又切断了水龙带。我下楼到门厅，给《先驱报》分社打电话。几名伤员躺在那里，正在进行紧急救护。

射击一直持续到深夜，机动保安队逐渐占据上风。协和广场几度易手，但到子夜时分被警察控制。群众此时已被激怒，但显然缺乏领导。有一次，约晚10点左右，人们试图对桥梁发起冲击。有些人沿着码头冲，那里的树木提供了掩护，其他人则疯狂地越过广场发起冲锋。“如果他们过了桥，”我想，“将会杀死议会中的所有议员。”但是，一阵猛烈的火力挡住了他们，这次听上去像是机枪。几分钟后，人们便朝各个方向作鸟兽散。

不久，便只剩零星射击，12点10分左右，我沿着爱丽舍大街，疯狂地跑回分社写报道。在爱丽舍宫总统府附近，我注意到有几个连的正规军警戒。这种现象我还是首次发现。沿着爱丽舍大街，朝《先驱报》分社方向跑了几乎1英里，最后我都快喘不过气来，但仍设法在截稿前写出两篇专栏。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，共有16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。

补记：喜欢摆出强人姿态的达拉第辞职。他发表讲话称：“政府负有保持秩序和安全的职责，但拒绝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使用可能导致更多流血的特殊手段。它不希望用士兵对付示威者。为此我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内阁辞呈。”

在使用军队镇压企图推翻政权的暴民时，斯大林、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当然不会有丝毫犹豫！的确，斯塔维斯基丑闻可能确实是昨晚骚乱的直接原因。但是，这个

^① 这是一个拥有约80万成员的右翼组织。法国的其他约400万老兵被组织在老战士联盟中。

诈骗案只是证明了法国民主的腐化和虚弱。达拉第和内政部长欧金·弗洛特批准了全国军人联合会的示威活动。他们其实应该拒绝。他们应在傍晚即部署大批机动保安队以驱散暴民，使其无法积聚足够的力量。但在镇压了法西斯政变之后，事件性质的确就是如此，现在又提出辞职，不是纯粹的懦弱，就是纯粹的愚蠢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共产党人昨晚在街垒上与法西斯分子并肩作战，我不喜欢这样。

巴黎，2月8日

老“爸爸”杜梅尔格成立了全国联合政府。他们将杜梅尔格从村子里揪了出来，他带着妻子在那里隐居，两人是在他辞去总统后结婚。杜梅尔格声称，将组成由前总理和各党派领袖组成的内阁。但那将是右翼和反动的内阁。仍旧是这样，温和左派如肖当、达拉第和赫里欧等人，表现出他们不能或不愿统治。

巴黎，2月12日

今天举行了总罢工，但不是很有效，也没有发生麻烦。

补记：奥地利的陶尔菲斯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打击，这是唯一可使他避免被纳粹势力吞没的组织，拥有40%的民众支持。与维也纳的联系被切断了大半天，但今晚消息开始传到分社办公室。这是场内战。社会党人占据了战后他们建造的宏伟的市政大楼——卡尔·马克思大楼和歌德大楼，这些建筑也是全世界的典范。但是，陶尔菲斯、斯塔海姆堡亲王指挥的军队和费伊少校控制了城市其余部分。斯塔海姆堡亲王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费伊少校则是个长着斧头脸的粗暴反动派。因为拥有坦克、大炮，他们将赢得胜利，除非社会党人能够从捷克边境的布拉迪斯拉发获得援助。

这些就是费伊昨天说的情况。昨晚，《哈瓦斯报》关于费伊讲话的报道使我震惊：“近几天以来，我能肯定陶尔菲斯总理是军队的一员。明天，我们将开始了奥地利国内的事情。”但我对此不以为意，认为这不过是他喜欢说的大话而已。不过，小陶尔菲斯此次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！仅仅一年多前，受英美新闻俱乐部邀请，他在午餐后同我、约翰·贡特尔和埃里克·盖德耶长谈过一次。我发现他

是个拘谨的小个子，而且作为一个农民私生子，对能够爬得这么高还有些头晕目眩。但是赋予这位小个子巨大的权力，就可能使他变得十分危险。我为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哭泣，他们是我在欧洲结识的最端庄大方的男子和妇女。我惴惴不安，今晚他们不知有多少人要被屠杀。而且奥地利也将失去民主，又一个失去民主的国家。在分社待到凌晨1点半，这个消息使我疲劳沮丧，以至于无法入睡。

巴黎，2月15日

有电讯称，维也纳的战斗今天结束了。陶尔菲斯用大炮干掉了最后一批工人，然后便去教堂祈祷。无论如何，奥地利社民党人至少进行了战斗，比他们的德国同志强得多。很明显，奥托·鲍尔和尤利乌斯·德意志已安全逃到捷克。这是一件好事，否则陶尔菲斯会绞死他们。

2月23日

我的生日。30岁了。从事着我干过的最糟糕的工作。苔斯准备了丰盛的生日晚餐，随后我们去听了音乐会。法国人实在是超越了贝多芬！埃略特·保罗常说，如果法国音乐家在表演中不再注意那些“非调和的”规定，他们的演奏会更好。在法国喜剧中必须看到莎士比亚《科里奥兰纳斯》的影子，因为左派攻击前者台词中有些反民主。今天，我听说陶尔菲斯绞死了布鲁克市的社民党市长克洛曼·瓦利什。克劳德·考克本本应做得更聪明些，但他却在《周报》上发表了关于2月6日骚乱的愚蠢报道，将其描写为“工人阶级的”抗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对那晚的描述十分可疑地与托洛茨基《俄国革命史》中对1917年彼得格勒首次起义的描述极为相似。实际上，2月6日事件是未遂法西斯政变，共产党人有意或无意帮了忙。

巴黎，6月30日

今天，与柏林的联系中断了几小时，直到午后电话联系才重新恢复。多么惊人

的消息！希特勒和戈林对冲锋队进行了大清洗，枪毙了该组织许多领导人。据一家新闻社报道，罗姆被希特勒亲自逮捕，并获准在慕尼黑一所监狱中自杀。法国人很高兴。他们认为这将是纳粹党灭亡的开始。希望我能在柏林得到一席之地。我喜欢报道这种事儿。

巴黎，7月14日

我姐姐来了，今晚我们3人小小地庆祝了一下“巴士底日”。我们带她去咖啡馆，看人们跳舞。后来，我们在鲜花咖啡馆停了下来，我介绍她认识了一些拉丁四人舞演员。亚历克斯·斯莫情绪极佳。不过，当他又开讲凡尔登战役时，我便带着一家人悄然离开，因为已经听过无数遍。

现在传来的消息显示，希特勒的大清洗要比最初的报道更为戏剧性。罗姆并非自杀，而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枪杀。其他死者还包括：海因斯，臭名昭著的西里西亚纳粹党头子；埃里希·克劳斯纳博士，德国天主教行动党领袖；弗里茨·冯·博斯和埃德加·容格，巴本的两任秘书，巴本侥幸逃过一劫；格里戈尔·斯特拉塞，曾是纳粹党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；冯·施莱彻尔将军夫妇，两人都被冷酷地谋杀。我看到冯·卡尔也在死亡名单上，正是他在1923年粉碎了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。希特勒借机报了一箭之仇。昨天，周五也就是13号，希特勒在国会作了解释并全身而退。他尖叫道：“在这24小时内，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庭由我一人承担！”议员们起立并欢呼。人们几乎快要忘记德国人的虐待狂和受虐狂倾向有多么强烈。

巴黎，7月25日

陶尔菲斯死了，被纳粹分子谋杀，他们今天占领了维也纳总理府和广播电台。但显然纳粹党政变最终失败，米克拉斯和许士尼格博士控制了局势。我讨厌谋杀，对纳粹的谋杀尤其反感。但上周五陶尔菲斯冷酷屠杀社民党人之后，我实在不能为他流泪。据报道，费伊似乎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。他在总理府与陶尔菲斯待在一起，不断走到阳台上询问因特伦，后者是纳粹党提名的首位总理。显然，他认为纳

粹党政变已经成功并准备参与。一个长着斧头脸的坏蛋，这个费伊。

巴黎，8月2日

兴登堡今早去世。现在谁当总统？希特勒怎么办？

巴黎，8月3日

希特勒的做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他自己身兼总统、总理二职。在老元帅尸骨未寒之际，任何对军队忠诚的怀疑都毫无根据。希特勒让军队宣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个人。此人真是诡计多端。

巴黎，8月9日

今天下午，道什-弗洛特从柏林打电话到分社找我，邀我到环球新闻服务社工作。我当即同意，并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。他说，向纽约汇报后再给我回信。

巴黎，8月11日

今晚，《先驱报》总编兼经理拉里·希尔斯，对我的离职发了阵牢骚。最后，他还是克制住了坏脾气，跟我去加利福尼亚旅馆酒吧喝了几杯。我必须复习德语了。

柏林，8月25日

今晚，我们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初次见面可以说颇具代表性。我们乘坐白天

由巴黎开出的列车，以便看看沿途的风景，于当晚 10 点左右抵达腓特烈大街车站。站台上迎接我们的头两人，竟是两名秘密警察。我曾预料，迟早会遇到秘密警察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当我走出车厢后，两名便衣便揪住我，拉到了一边。然后问我，是不是“某某先生”。我这辈子都记不住那个名字。我说不是。其中一人不停地发问，后来我向他出示护照。他仔细看了几分钟，最后怀疑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是这样……那么，你不是‘某某先生’。你是夏伊勒先生。”“没错，”我答道，“你从护照上可以看出来。”他又怀疑地盯了我一眼，然后对同伴眨了眨眼，僵硬地敬了个礼，这才离开。苔斯和我走到大陆旅馆，订了一间宽敞的客房。明天，我的生活将揭开新篇章。我想起一句绝妙的双关语：“我从糟糕（worst）到了赫斯特（Hearst）。”

柏林，8 月 26 日

尼克博克告诉我，在我们昨天抵达前不久，多萝西·汤普森刚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登车离开。她必须在 24 小时内滚出德国，这显然是普茨·汉夫施坦格尔的杰作。他无法原谅她写的《我看希特勒》，该书严重低估了此人。由于过去和现在所写的一些文章，尼克本人在此的地位显然也不稳定。戈培尔过去曾喜欢过他，现在却发生了摩擦。他将在一两天内到诺海姆温泉去看赫斯特，以便谈谈这件事。

柏林，9 月 2 日

处于极度沮丧前的痛苦之中。我怀念共和国时期的老柏林，那种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、文明开放的气氛，留短发的翘鼻子女孩和理平头或留长发的男孩，会整晚与你坐在一起，就所有问题进行充满智慧和热情的探讨。无休止的“希特勒万岁”、皮靴后跟的叮当声、褐衫冲锋队或黑衣党卫队在大街上正步行进，都令我感到烦闷，虽然老记者们说，清洗过后冲锋队再不像以前那样经常露面。吉里是前《晨邮报》驻柏林记者，现在已调往巴黎。他十分奇怪地要在此地度假。我们一起散过几回步，有两次不得不躲进商店，以避免向路过的冲锋队或党卫队的军旗敬礼，否则可能会因大不敬而挨顿暴打。前天，吉里带我去腓特烈大街一家小饭馆吃午饭。回